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王念孙 王引之

WANG NIAN SUN WANG YIN ZHI

王章涛◎著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清代扬州府辖高邮州人，是家学渊源、世代为显宦的名门望族，有“祖孙鼎甲，父子鸿儒”、“一门绝学，两代宗师”的盛誉。王念孙是大学问家、皖派领袖戴震的学生，又是九省疆臣、一代大儒、扬州学派领袖阮元的老师；王引之问学于阮元，被阮元识拔成贡士，高中探花，官至尚书。本书对这对父子的师友关系和治学、从政的历程有翔实的介绍。高邮二王倾心于小学、校勘学的研究，其专著“王氏四种”被赞为这方面的巅峰之作。同时又融入扬州学术队伍中，追求经世致用。所以说高邮二王是皖派语言学支流的领袖人物，也是扬州学派经世派的实践者。王念孙首劾大贪官和珅的壮举和治水的功绩足以为证。本书对此有详细的评说。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大家精要

王念孙 王引之

王章涛◎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念孙·王引之 / 王章涛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 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3666-3

I. 王… II. 王… III. ①王念孙(1744~1832)—传记②王引之(1766~1834)—传记 IV. K82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1249号

出版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易 山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王念孙 王引之

WANGNIANSUN WANGYINZHI

王章涛◎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650034-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 千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5415-3666-3

定价: 16.80 元

目 录



001

第1章 名儒名臣三代相继	001
一、高邮独旗杆王府天下闻名	001
二、神童与名师	008
三、文化根与科举路	012
第2章 清代扬州学术的伐木开道者	016
一、为求学问、功名赴京华	016
二、领军江北学人，开扬州学派风气之先	025
第3章 绝学传世的“王氏四种”	031
一、入选《四库全书》馆	031
二、语言文字学中突起的异军	035
三、父子论学，谈出《经义述闻》	042
四、阮元与高邮二王的关系	054
五、辨虚证实的杰作——《经传释词》	058
第4章 从“倒和”诤臣到被勒令退休的“罪员”	068
一、刚直睿智的父子兵扳倒和珅	068



002

二、奔走在水利工地上的河官	077
三、反贪廉吏欠下的巨债	083
第5章 “文化官员”王引之	088
一、日理公事，夜读经史	088
二、王引之与乾嘉学人	092
第6章 学术生命永葆的王念孙	103
一、“杂志”之名由王念孙创始	103
二、段玉裁、陈奂师生与王念孙的学谊	114
三、老来审少作，终生研究古韵的成果	119
第7章 文章经济兼能，重臣硕儒并称	125
一、施政以安定民心为要，教育以端正品行为准	125
二、平冤案，治灾害，与民休戚	131
三、六部四尚书和武英殿总裁	138
四、胸罗诂训，心系天下	143
附	
年谱	149
主要著作	154
参考书目	155

第 1 章

名儒名臣三代相继

王念孙
王引之
WANG NIANSON WANG YINZHI

一、高邮独旗杆王府天下闻名

江北烟光古城美

江苏扬州和淮安之间的大运河段，是中国最早的人工河之一，那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挖掘的，当时叫邗沟。它像一根扁担挑起了长江、淮河，成了个“工”字形，三水交流尽纵横。这里两堤依水全是柳的地方，有一处特别诱人，每届春日，柳条万千，临风摇曳，如同少女美发；柳絮千万，随风飘摇，果真三月烟花。此处就是古“秦邮八景”之一“邗沟烟柳”。

秦邮，一个“秦”字，把你带到遥远的战国时期；一个“邮”字，让你想象着古驿站和邮传。就在这个地方，1985年发现了至今保存完好的明代孟城驿。中国邮驿史长达三千多年，历代设置的驿站、递铺都荡然无存，硕果仅此，让此地更红火起来。近十多年来，此地召开了多次国际邮驿学术讨论会和邮文化节，中外嘉宾咸集，名扬海内外。如若你想进一步知

道这里的风土人情、政经文脉，选读著名作家、《沙家浜》剧本的创作者、此地乡贤汪曾祺笔下的小说和散文，会让你大开眼界。此地就是清代扬州府属高邮州、今扬州市辖高邮市。

汪曾祺是位能写又健谈的文化人，回到久违的家乡却变得看得多、问得勤、说得少，或许因为他见到著名书法家、河南大学教授于安澜的一首诗：“平生讲话喜夸张，到此锋芒尽收藏。莫道如今拘促甚，此是乾嘉大师乡。”获知这位喜欢夸夸其谈的年过八旬的于教授到了高邮不敢讲话了，因为他站立在“一家之学，海内无匹”（阮元语）的王氏父子家乡而肃然起敬。这并非他一人的感受，而是1983年10月26日与他同来高邮的中国训诂学会一百五十余名专家、学者以及二十多家新闻、出版单位代表共同的感受，汪曾祺故而也变得少开口了。要问这一大批国内顶尖级的文化人来干什么，原来就是为纪念于安澜诗中所指“乾嘉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纪念馆剪彩揭幕的。

高邮王氏纪念馆坐落在秦邮城的西后街，是修缮王氏故居旧屋并稍加扩建而成的。几组青砖灰瓦的古建筑被围墙环抱着，中等高的门楼不露圭角，端庄古朴中散发的仅是文化气息。跨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迎面照壁上的“戩穀”砖刻阳文大字，将这种文化气息扩散并蔓延开来。“戩穀”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天保定尔，俾尔戩穀。”指代福禄，表达具备诸善之义。这祈福劝善的吉祥之语，不但向世人展示王氏家训的指归和做人的准则，也不乏炫耀其书香门第、簪缨人家的光荣之意。提到“独旗杆天官府”，在高邮无人不知。天官指礼部尚书，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儿子王引之皆出任过礼部尚书，这天官府指的就是王府。至于“独旗杆”，则是高邮地方上的通人口述故事。据说王府旧址原是一位擅耍大刀의 武将

陈铨家，想必有过诰封之类的御赐，家门前曾竖过八根旗杆，后来家道中落，旗杆也相继倒了不少，待到陈家将这处房产割售给王家时，仅剩下孤零零一根旗杆。王氏数代不但为官清正，而且是从事以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的大学问家，这名门望族的独特处，让易姓的独旗杆反倒生出另一层含义，更显得名实同归。

独旗杆的宅第转入王氏名下，吉房喜纳五福，家业蒸蒸日上，尤其是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官运亨通，位登卿贰，已升任尚书。这时王念孙的祖父王曾禄年逾古稀，福寿双慧，别人都很羡慕他，还时不时地说些“您老好福气”的恭维话。他老人家也乐而受之，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往往以笑声回应，显得眉飞色舞。可惜美中不足的是人丁不兴旺，每当看到年龄小于他的许多乡邻子孙绕膝、三代同堂的热闹场面，而自己还未享受到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就像冷水淋头，心里凉了一大截，受人恭维时的兴奋像残雪被狂风卷去。

独旗杆王府来自苏州

乾隆八年（1743）秋冬间，72岁的王曾禄发现长媳徐氏腹部日隆，知已怀孕，心中暗喜，预先为孙子起名“念孙”，并嘱咐安国不可违背，可见盼孙急切。待到十二月十三日，王曾禄带着没有孙子替他扛幡的遗憾离开了人世。随后的日子里，独旗杆王府沉浸在悲哀和忧愁中，哀伤来自丧父的痛苦，忧虑出于害怕孕妇临产时的变故。度日如年，连大年夜都冷冷清清。次年三月十三日（1744年4月25日），一声男婴的啼哭声打破了数月来的沉闷，使一直冷寂的王府突然间欢腾起来。王安国悲喜交集地感叹道：“老天爷保佑，给我的父亲添了孙儿，

总算家业有继。”此刻他最得意的是总算有了接香火的，进一程也不过是做点打造官绅世家的美梦，他万万未曾料到他的儿子和孙子能着手百年绝学，成为一代宗师。

今日高邮，许多老人谈起老祖宗，都津津乐道，说是从苏州迁来的。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许多地方志和家、族谱都有类似的记载。说来话长，元朝末年，扬州府辖泰州白驹场出了个义士张士诚，因不满官府的欺压，率众起义，很快攻下同郡的泰州、兴化、高邮等地，并率兵南下，攻城略地，定都苏州，自称吴王。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异军突起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强大，在推翻元朝的同时，也消灭了张士诚。张士诚在苏州时，体恤民情，深受民众爱戴，当朱元璋部队攻苏州时，市民皆奋勇抵抗。城破后，朱元璋军在捕杀张士诚的同时，也迁怒于苏州市民，将他们赶往苏北，高邮是其中的一个落脚点。王氏父子的老祖宗，当时不是以罪犯就是以军中奴仆的身份从苏州迁来的。待到王安国为父亲撰《行述》时，他悲伤地说因出身贫贱，社会地位低下，迁高邮宗族有七世失考，勉强搜寻到高祖（八世祖）及曾祖、祖父的资料。

迁高邮八世祖王应祥，字瑞圃。研究《尚书》颇有心得。他的儿子王开运，字文弘，小小就得到父亲的精心指教。父子俩共同探究《尚书》，在州学中享有盛名。生当明末乱世的王开运，宁愿过饥寒交迫的日子，隐居不出，仅设塾教家乡子弟读书。待到清兵入关，爱新觉罗·福临称帝的顺治元年（1644），王开运的儿子王式相已是16岁的少年。王家人和所有的民众一样，在惊恐和茫然中强忍横遭血腥镇压后的悲痛，但战乱初平，经济复苏，少了兵荒马乱，人心日渐安定下来。王式相（1629~1699），字圣野，号宇泰。早承家学研究《尚书》，兼习《易经》、《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学识渊博。

清初明逸民痛恨程朱理学误国，程朱的学术遭到攻击。王式耜不为时风所惑，认真阅读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宋学诸儒的著作，善于独立思考，著有《书经详说》、《尚书讲义》、《四书详说》等书教授学生。他以身心体认为真知，以幽独不欺为实践，坚持对于割裂浮华、掺杂佛道两家的空话、大话必须清除尽，读书不可追求功利，重在致用，有益于国计民生。可悲的是王式耜未遇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学官，参加科举考试40年，仅中康熙十七年（1678）乡试副榜，连个举人都没有捞到。但他不改初衷，临终告诫儿子曾佑、曾禄，家风不可失坠，也不可杂以流俗习气。

王氏十一世裔孙曾禄（1672~1743），字西受，号古堂。生性愉快和蔼，平易近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品德高尚。幼承家训，博通典籍。中秀才后每试动辄冠军，惜屡赴乡试皆名落孙山，以拔贡终其生。他以义理浸溉其心胸，待到自足不外求，从容自得时，写成文章，检验心得，所以无论古文、时文，皆得心应手。他在举子业上虽未出人头地，但却是教授有方的名师，百余弟子，无不深感学有所得，获益良多。经他点拨过的学生，以及有幸读到从他手中散出的文稿的人，在参加乡会试时往往能中高魁。当日秀才、举人求功名心切，每当乡会试结束，都千方百计打探考官赏识的考卷，从试院中流出的名卷被人争相传阅，而熟悉王曾禄笔风的人，时常从中发现与他昔时所写所批者若合符节。

金殿祖孙三鼎甲的开创者

独旗杆王府，自应祥到曾佑、曾禄，四代苦读，家学深厚，惜与功名无缘。但兄弟俩晨出当塾师，晚归宿破屋，虽有

饥寒相袭，皆安贫乐道，总是不忘日间讲读的文章，就疑难处研究考证，并将此视为愉快的事。七分功夫三分运，凭王曾禄的功力，搏个举人并非难事，考个进士也能力争，可惜运气太差。但也不可小视他，正是他的努力，使独旗杆王府发生天大的变化。他的长子王安国在他的培养下，终于金榜题名，位登卿贰，开“金殿祖孙三鼎甲，诂林父子两名家”，五世不斩的气候。

王安国（1694～1757），字书城，号春圃。年幼时，做塾师的父亲早出晚归，仅抽点早晚余暇给他授课，其余的时间全靠自习，七岁时竟懂得求解训诂大义。十岁那年，父亲到岳丈家坐馆，安国得便携弟安度入外祖父家塾中读书，自此20年无间断，析疑辩惑，一经指教，触类旁通，尽知其所以然。康熙五十六年（1717），王安国中举，他的父亲大喜过望，感慨万千地对他说：我家积累十余世，奇迹竟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你的学业浅薄，何以能承受这种荣耀，仍需加倍努力。于是越发下劲督教他，如同少年时。随后安国两次赴京参加会试，皆无功而返。父亲鼓励他说：你的水平可以考中而未能获隼，是为了消除你的骄傲情绪，让你打下更扎实的基础。会试每三年一次，安国中举后的第七年（雍正二年，1724），第三次进京参加会试。此次成竹在胸，志在必得。榜发不但名列其中，而且荣登魁首，高中会元。未隔多日赴殿试，对皇帝和考官的提问应答如流，被雍正帝钦点一甲第二名榜眼，随即钦授翰林院编修。

翰林院是皇帝储备人才之地，也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暂栖之地，这些翰林随时都得听命于皇帝的调遣。王安国曾奉命纂修《大清一统志》兼《八旗志书》。雍正十年（1732），王安国出任福建乡试主考官。此榜得人极优，他选拔的举人日后竟有40

人成进士，真不愧慧眼识才。他历官国子监司业、翰林侍讲、学政、侍读学士、左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巡抚、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在部十年，纂成《通礼》一书。乾隆二十年（1755）迁吏部尚书，二十一年十一月以病请求解除职务，很快得到批准，但还没有等到他启程返乡，就在次年正月初八日亡故于京师。

王念孙是在祖父王曾禄亡故整整三个月后出生的。父亲王安国从广东巡抚任上辞归，在家守丧。这个上慈下孝的家庭遭此变故，全家上下的心情自然不好。祖父未能抱孙，父亲51岁才得一子，王念孙的出世总算给这个家庭带来欢笑和希望。在封建社会，官员遭遇父母丧亡，按照礼制，一定要辞官在家守丧三年（实际为两年三个月），寄托哀思，尽其孝道。待到王安国守孝期满，朝廷补授礼部尚书的命令已经下达到他的手中。升官生子，人间乐事。尤其是尚在襁褓中的王念孙活泼可爱，聪敏过人，已经认识二十多个字，人见人夸，皆说他早慧，不同于一般的儿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王念孙的生母徐夫人突然病故，算来刚刚两岁的王念孙过早地失去了母爱。

按照迷信的说法，王安国的命太硬，发妻车氏，继配昆山徐氏，再继钱塘徐氏，前后17年间，三位妻子相继亡故。生当中年的他，又乏子嗣，却一直拒绝娶妾，如今竟不肯续弦。这时朝廷催促上任，娇儿又小，留在家乡寄养，他又放心不下，竟在没有女眷，又少仆人的情况下，携带进京，随身抚养。他下朝无事，就喜欢与儿子一边谈笑，一边指教识字、读书。王念孙四岁时，父亲竟将五世相传的家学《尚书》硬行灌输，还授读晦涩的古老词典《尔雅》。这种填鸭式的教法，小孩囫圇吞枣地接受，与现在的教授法相比较，实在太不科学。不知是

教子心切，还是为了家风永葆，王安国我行我素，照老法子行事。奇怪的是小小年纪的王念孙，在父亲的口授下，竟然能将一百数十行的课文，顷刻之间，背诵得滚瓜烂熟。

二、神童与名师

当爹当娘又当师

王安国是又当爹来又当娘，把小念孙带到东来带到西，还随身背着书包，有空闲就教他读书，有时甚至把他带到办事的公堂内，就着办公桌案以笔授读。同僚见王安国如此辛苦，担心他不堪重负，而他泰然处之，始终不渝，乐在其中。王安国每早上朝，王念孙像小跟班似的，与父亲一同乘车前往。带着走倒还好办，问题是家中不生火做饭，吃不上早餐，公堂内设有餐厅供应饮食，王安国自可饱餐一顿，而小念孙蹲在车厢里就苦了，只能啃父亲为他准备的几只饼饵充饥。念孙七岁那年，父亲因公到外地办事，担心孩子无人照料，也带着随行，住在驿站或行馆中。与王安国同行的某位大臣夜间草拟奏稿，因引用典籍中文字，苦于手边无书核对，又恐怕错误，就来问王安国。念孙才睡熟，听见问话声就惊醒了，应声诵读，一字无讹，大家惊叹不已，以为异才。名臣朱筠年轻时曾与前辈王安国打过交道，亲眼看见小念孙在父亲的抱持下，随车远出塞外，不惧关山险阻，唯知问东问西，随身还携带书籍，整天捧着阅读，小小年纪就开始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历程。

王念孙八岁就能写文章，连格式呆板、枯燥无味的八股文也学会了，谋篇布局，下笔成文，皆有可圈可点之处，行家看了也拍手称好。十岁时读完十三经。十三经是中国儒家典籍中

最原始、最精华的13部书，即《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王念孙读书不超过十遍就能背诵。将十三经背诵如流已是令人咋舌的事，谁知他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除了经书外，还翻检出许多史书如《史记》、《资治通鉴》等阅读。他读书绝非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是认真体悟，在综观历史、了解时事、感慨激昂的情怀下倾于笔端，写下读后感。在王安国眼中，十岁的儿子写得最好的文章是《秦桧传》，断制森严、章法缜密。特别是字里行间展示着念孙爱憎分明，崇尚忠孝节义，讲求诚实厚道的道德情操。

十年来，王安国由礼部尚书改吏部尚书，身为皇帝的近臣，肩负部院大臣的重任，政务倥偬，十分繁忙。何况年过六旬，精力不济，每日下朝回来教王念孙读书，深感吃力。三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一个大僚身份的嫠夫拖着一个孩子，真是天下少见。王安国也思忖：好料要有好工才能成器，名师手下出高徒。我这儿子是块好料，不然怎会有京师神童的美誉呢？应该赶紧替儿子请个名师。京师虽是天下人才汇聚的地方，但是大多官帽子戴在头上，怎可能做家教呢！送到书塾读书，实在放心不下；请塾师，一般的儒生真叫人不满意。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可能是同僚秦蕙田的提醒，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人选跃入他的视野。此人是谁，还得从两年前的春天说起。

乾隆十九年（1754），京师的春天显得特别明洁，三年一度的会试在公车进京的各地举人的角逐下刚结束，张榜公布的新科进士名录中出现了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等一批名士、学者的名字，证明此科选拔的人才极盛。此时，一位身着敝袍破履的中年人，从安徽休宁来到这里。他不是赶考

的举人，仅有县学生员的资历，是个避祸逃亡的人。他名叫戴震，因族中豪强贿赂贪官，不但侵占他家的祖坟地，还要治他的罪，使他落到这种窘境，借宿在歙县会馆。他虽蛰居陋室，不事张扬，但才学超人，名声还是传开了。纪昀这帮新科进士十分仰慕他的大名，竟不惜降低身份，纷纷拜会这位穷秀才。歙县会馆突然热闹起来，群贤毕至，学友汇聚，在论道讲学中，戴震学问的博学、识见的新锐、学风的朴实，为同辈所倾倒。

经钱大昕推荐，戴震入礼部侍郎秦蕙田府帮忙编书。随后又被翰林院编修纪昀邀入家中，共同治学。戴震小露锋芒，就名震京华，引得公卿名流、饱学之士争相与他交往。

戴、王师生缘，前后两大儒

说到这里，不能不介绍一下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最能体现清代学术精神的学术团体，它由前期以惠栋为领袖的吴派、中期以戴震为领袖的皖派、后期以阮元为领袖的扬州学派、晚期的常州学派这一江南学术板块与北方一派共同构成的。著名学者张舜徽说：“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乾嘉学派，其中的关系和玄机，一时是理不顺、道不清的。在这个学术舞台上，起重大作用的正是戴震。他一生真正意义上的唯一弟子是在这里接纳的，他的学术也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王安国看中的就是戴震。凭戴震的才学能在翰林院为庶吉士（从新科进士中选拔的翰林预备人才）讲课，让他去教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实在大材小用。此刻戴震正在纪昀家，生活安

逸，能静下心来著书立说，何乐而不为！出乎意料的是，戴震对王安国延聘他做家教的事竟承允下来。是戴震看好王念孙为可造之才，还是看中王安国家的著述条件比纪昀家更好，这就不得而知。总之，在王念孙不足 13 岁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春天，这对师生已开始了皖派与扬州学派的对接。

戴震教授认真负责，但从从不向学生板面孔、摆架子，授课时虽也严肃，但流露得更多的是平易和亲和。他授课不厌其烦，提倡独立思考，启发学生解读课文，希望学生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逐一作针对性的讲解，使学生真正懂得其中的真谛。他特别鼓励学生不畏“圣贤”，敢于责难先儒。王念孙很懂事，自觉而勤奋，又有幸遇到戴震这样的好老师，施行的是完全不同于一般陋儒的教学方法，在进学方面自然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自从把戴震请进门，王念孙一天一变样，学业精进，真神奇了。行家看门道，王安国本是大学问家，先前耳闻戴震大名，如今只要偷得空闲，东家和西席或把杯借酒话古今，或提壶斗茶论经史，堪称同志。对王念孙的教育，王安国在前期打下的基础与今日戴震追加的养料，是无缝接轨，少了走弯路、回头路的情况，循序渐进，向上攀登。当日戴震在京师有“当代硕儒”的美誉，精通三礼、六书、九数、声音、训诂之学；王安国也有与他相同的旨趣和造诣。这是戴震首次与扬州学者接触，从中了解了扬州，引发他随后与扬州学者进一步的接触。算来为皖派与扬州学派建立学术交流和传承关系的还是王安国呢！

好景不长，王安国的儿孙福还不如他的父亲，不要说离“念孙”差一大截，连独苗一根成丁的日子都未等到，就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初八日，撒手人寰。这对少年王念孙

试最投巧，试题竟是王念孙数年前写过的，轻车熟路，一气呵成。出了试院，老师夏廷芝问他：“还记得旧作吗？”王念孙很干脆地答道：“全记得。”待回到住所，他拿起笔默写，甚至把老师当日删削修改处，也一字一句交代得清清楚楚，把夏廷芝笑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神了！州官称奇，考官叫好，学政刘墉则大喜。

刘墉试毕途经扬州时，特意拜访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卢见曾也是爱才惜士的学者型官员，自然而然地向他打听衡文取士的情况。刘墉很得意地说到被他拔为第一的王念孙，说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学业有成，超凡轶群，是不可多得的少年才俊。卢见曾听到此处，插言问道：“你可知此人是谁家后生。”“并未查询。”“他是王安国的公子。”刘墉听了惊喜交加，顿时生出一种特殊的情感。原来王念孙人小辈份大，算来他和刘墉是有世交的同辈兄弟。早在乾隆五年（1740），王安国掌都察院，次年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接任此职。待到乾隆十年十一月初五日敕令王安国出任礼部尚书，刘统勋仍在原任。时至乾隆二十一年王安国迁吏部尚书任，刘统勋迁刑部尚书已六年。他俩的父亲在内阁共事十余年，交谊甚厚。现在突然知道是世交，怎能不动情！连呼：“文肃公（王安国谥号）后继有人了！”

王念孙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眼前的目标就是中举。乾隆二十七年（1762）秋，他赴试南京，惜无功而返。那得过三年，才能迎来下一届乡试，算来要等到乾隆三十年八月才见又一轮分晓。王念孙很幸运，试院未进，考卷不拿，竟在这年二月十七日成了举人，这种异数，颇有点喜剧色彩。

日前，乾隆帝作第四次南巡，过高邮查勘东地南关、车逻坝等处河道堤工，对水利工程很满意，心情极好，也就会想些